

爱上你是一个错

这里其实不是爱，
也没有爱；

这里有的只是对金钱与肉欲的攫取

文匯出版社

爱上你是一个错

周项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你是一个错/周项皆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496 - 0355 - 8

I. ① 爱… II. ① 周…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350 号

爱上你是一个错

作 者 / 周项皆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双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10 千
印 张 / 9.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0355 - 8
定 价 / 22.00 元

都说女人似水，清洁无瑕；女人如玉，柔润温纯。
女人代表着温柔、贤淑、美丽和善良，女人的眼泪能招徕同情，女人的微笑能释怀仇恨。可我却要问，是谁使她们中的一些人泯灭了女人的善和美？

她选择了黑暗，我选择了痛苦，可我不恨她，依旧爱她，永久怀念她。

——吕小刚

1

俞芸：法官说，我可以上诉，可我摇头了。我知道上诉没用，改变不了判决的结果，仅是争取到一些残存的时日，而这些时日在我看来是一种更难熬的折磨，其实更令人恐惧。想到人一旦放进那个漆黑的小盒子里后就等于进入了永恒，那么这些时日就像万分之一秒那样一闪而过，不值得用乞生的屈辱去把握。

昨天，法官阴沉着脸，用阴沉的声音宣读了我的判决——死刑。虽说这并未出乎我的预料，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两条腿顿时绵软无力，最后好像是法警扶住了我。

我记得我哭了，嚎啕大哭地跪倒在法官面前。我知道我不是向法官乞求生存，而是发泄积聚在内心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据说，另外一个世界昏暗冰冷，还会按照人的罪孽轻重而被打入不同的地下层，遭受不同的酷刑折磨。

虽说我对自己被判处死刑早有预料，我的律师也拐弯抹角地为我作了分析，因为我的罪孽深重——贪污了巨额财产，还欠着好几条人命，中国法律讲究的是对等惩罚，欠泪的还泪，欠债的还债，欠命的还命。只是人到了生命尽头时，会特别眷恋生命，渴望生存，会奢望在宣读判决书时出现奇迹——被判处死缓或者无期。

法官说，我可以上诉，可我摇头了，我知道上诉没用，改变不了判决的结果，仅是争取到一些残存的时日，而这些时日在我看来是一种更难熬的折磨，其实更令人恐惧。想到人一旦放进那个漆黑的小盒子里后就等于进入了永恒，那么这些时日就像万分之一秒那样一闪

而过,不值得用乞生的屈辱去把握;而且我已被告知将接受注射剂处死,应该没有什么痛苦,据说就跟睡着了一样,知足了。

回到监房,警察说:“你喜欢做文章,写日记,有什么想法和事情要交代,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里写下来嘛。”

于是我提笔凝思,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我很久以前对社会阴暗面的理解,那也是我决定向贪腐开战的座右铭:

“权力倒向腐败,财富饱蘸贪婪,如果权力和财富在灵魂中自由碰撞,那么,卑鄙、罪孽和邪恶就会源源不断地滋生,人性就会变得异常丑陋。”

记得那年我研究生刚毕业,就幸运地被《东方财经杂志》社聘用。这份杂志是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权威杂志,每年都要承接省委、省政府交办的专题调查研究任务,最后的调研成果多半直接送省委常委以上领导阅读。我还经常有机会出席省委、省政府工作会议,汇报调研成果,提出相应的建议,居然也能在省领导面前混个脸熟。历年来《东方财经杂志》社都有一些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被抽调到省委、省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担任要职,因此这个杂志社就成了许多胸怀大志、学术上又颇有些造诣的年轻人向往的去处。此外,在《东方财经杂志》上发表论文是人们申请评定高级职称,如大学教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等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不少人千方百计地想在那上面发表论文。

记得我进《东方财经杂志》社不久,因为一腔热血、一股为正义献身的冲动,竟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可事后我得到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甚至很含

蓄，只能我自己去体会其中的真谛。

那次，我采访了一个涉及内幕交易而被判刑的上市公司董事长。那个董事长正是由于我的穷追猛打，才被投进监狱而身败名裂的。

面对失败者，我堂堂正正，言辞犀利，而他面对胜利者，却没有任何屈辱感，相反还说出了让我震撼的话：“如果不是告发，不是因为你的抓住不放，我就不会犯案，就可以拥有这笔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拥有财富才是硬道理。”

这话让我在震撼之余，也产生些许茫然：真的无法理解这个社会怎么还会多出这样一条道理，能驱使那么多有身份的人趋之若鹜，乃至以命相搏。

我后来在日记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忽然发现，我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的一条清晰的人生信条的轨迹中断了，我飘落到了一个混沌的世界里，迷茫、困惑、无序成了主旋律，我不知道怎么才有意义，什么才有价值。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违背道德未必违背道理，违反法律未必违反潮流。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问，难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真的不符合历史潮流吗？”

当时，我对很多事情、现象理解得还很不透彻，只是经过后来的一个轮回，我才清醒了很多。我发现这个世界极其多元，每个区间都有一套规矩，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意志，哪怕这套规矩是罪孽的，哪怕这个意志是丑陋的，都有别样的解释。这些规矩和意志大多直奔一个主题——财富，检验它们的唯一尺度就是积累多少财富。

为此，有人用行贿去拿工程，有人以陪睡获得提升，还有人伸手偷取财富……他们不管过程，不忌讳手段，也无所谓百姓怨愤；他们只为财富，而且心安理得。最使我不服的是，同样是贪赃枉法的人，同样是践踏法律罪恶累累的人，法律却执行不到他们的头上。他们

依旧可以悠然自得地咀嚼“胜利”的果实。要知道,这种肆意践踏法律的危害非常深重,负效应非常深远,因为法律不被当作一回事就没有一个样,就更有欺骗性、误导性。法制不公是社会不公的万恶之源,我就是这个不公的殉葬品。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上市董事长和他的案子……那天我刚上班,一位同学来找我,说有重要消息提供。他给我看了一份从网上下载的名单,那是这家上市公司十大个人股东的名单。这家外省公司以前戴着“ST”的帽子,因重组注入了新资产,刚复牌交易,如今股价暴涨。

这位同学然后告诉我:“据我所知,排在最后的那个人,在这家公司停牌前不久,曾大量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

“怎么这么有眼光?”我一阵称奇。

同学说:“这不是眼光问题,是内幕交易。因为他是新任董事长的小舅子的亲家公。那个新上任的董事长是那家上市公司的上级领导,公司资产重组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此类利用职权所作的利益输送,当然是不被允许的。我笑道:“你怎么会关心起这件事来?”

我的言下之意是,这样的勾当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大多数都能平安无事蒙混过去罢了。

“为了伸张正义!”同学答道。

“呵呵,如今还有多少人一听到‘正义’就能去冲锋陷阵的?”我开玩笑似的说,“不要去找这个麻烦了,你要知道,查出了这个内幕交易你也得不到一分钱。”

“我就是不平,容不得别人违法发财。”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看

不惯他们比我们富。我就是要让这种人坐牢，倾家荡产。”

人或许都有仇富济贫的本能。我承认我也有，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煽动了起来，或许我还存在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奔走呼喊的良知……

这位同学走后，我开始评估起做这件事情的风险。我清楚敢做这类违法勾当的人一定很有能量，和这类人过招难免会有损伤，不过本质上他们更虚弱，最终一定会失败。经过分析我又发现，只要抓住了那个董事长和投资人之间关系的确凿证据，加上投资人大额买入公司股票的时间节点，这样一报告，肯定会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和追查。万不得已时，我还可以在微博上公布，动员一大批网友穷追猛打。那种人最怕阳光，而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为了正义，也为了开辟自己的职场前景，我决定先调查清楚案件，接着再以内部报告的方式上报。

在这位同学的帮助下，我很快查清了那个董事长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我写了一份《ST 公司最牛投资人——内幕交易调查报告》交给了杂志社领导，希望他转交给该省纪委或省证监局。

可报告递交上去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用我们行内的话讲，就是报告被冷处理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被冷处理了呢？一种可能是报告被束之高阁，淹没在官场的其他文牍里了，那里到处弥漫着不得罪人、不招惹是非的气氛，信手拈来的理由可以是此乃人家的事，和我们无关；另外一种可能是报告被提交了，可对方找了人，递了条子，打了招呼，从而被压在某个关键人物的手里，以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问杂志社领导这是怎么回事，他面露难色地说：“打住吧，不要问了，也不要扩散了，更不要书生意气，这样我才可以保护你。”

我立刻明白了，他在保护我的同时，实际上也想保护他自己。我心里还是激愤难平：如果人人都这样，面对犯罪都麻木不仁，那么社会怎么办？百姓怎么办？

我把报告的内容剪辑了一下，放到了联着博客的微博上，很快就被转发，再转发，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事们以极其复杂多彩的目光看着我，有赞美的，有担心的，也有嫉妒的，更多的是混合的。

我照常上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直到有一天，在住家小区门口，我被两个警察架进了停在路边的警车，铐上手铐。冰冷的手铐勒紧了我的手腕，疼痛钻心。

警车把我带到该省的一个看守所里，我由此失去了自由，罪名是造谣生事，煽动社会动乱。

他们要我认错，要我揭发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谁是后台。我一拒绝了，并且抗议天下哪有这样颠倒黑白的！

然而不久，我又被告知可以回家了，“自由了”。我胸中升腾起一股怒气，拍着桌子说：“要我进来容易，出去没那么容易，不公开认错，不公开赔礼道歉，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警察和颜悦色地说：“你出去后就明白了……”

我回家才知道，我失踪后，杂志社的领导非常震怒，他出于职业道义，找到了我们校长，请校长出面，一定要想法把我“捞”出来。我们校长真是个好老头，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后也义愤填膺，为我多方奔走呼吁，最终凭着他的名望，有关部门才正式启动了对那个董事长的调查程序。

由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网络的一片谴责声的双重作用，有关部门的调查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违法者成了阶下囚，招供了内幕交

易的全部细节，并且退出了他分得的利益。

我在微博上被股市散户们吹捧为“壮士”、“巾帼英雄”，甚至还有人直接呼我“万岁”。

一阵热闹过去后，杂志社的领导把我找了去，很坦诚地说：“事情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我还得劝告你……”

我诧异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不是作为领导，而是作为一个比你多吃 20 年饭的一个长者劝告你，你处事考虑不周，不该通过微博惹麻烦，结果牵动了许多人，费很大的劲，闹得沸沸扬扬才摆平。要知道，这样做对你的职业前程未必有好处。还有，谁又愿意和一个老喜欢揭内幕的人共事呢？”

我很激动，也很感激，因为这是一位领导、长者对他器重的下属所说的不带丝毫官样修饰的肺腑之言，是真心为我好。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领导内心的是非标准和口头上的准则有时候会有天壤之别。

2

俞芸：他希望我能够抬起头来，用美丽的眼睛再看他一眼。我的眼睛曾经是那么刚毅、光亮，笑起来勾魂。可我知道，现在这种景象没有了，因为刚毅、光亮、微笑只扎根于充满阳光的心灵。

我正想着、写着，警察过来了，告诉我，有人来探监。我很惊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被关了很长时间，而且行刑期已近，该来的人都来过了，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了，还有谁会想到我呢？

隔着探视的大玻璃，我看到了吕小刚，我的前夫，这是我对他的称谓，实际上我们没有离婚，可婚姻却是实实在在地走到了尽头。他如今是省报的大牌记者，事业正在走上坡路。可当初我不看好他，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是不会有出人头的表现和机会的。

我和他一对视，就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他，或者说没脸正视他。作为一个是行将去地狱的人面对一个是稳步登攀成功殿堂的人，哪里还有勇气去正视曾经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有关人生、人生道路选择上的谁对谁错？因为这个结论已经很清晰地摆在了面前，如同风向标一样。

不过，我从吕小刚的眼神里看出，他没有丝毫想和我了断这场争论的心情，而是像一个失败者，只有哀愁。

吕小刚显然有些不太适应我的自怯。因为在他面前，我从来就很强势，尤其从他开始追求我起，在我面前他就再也没表现过男人的阳刚之气。当他终于能把我搂进怀抱里时，就像欠了我一辈子似的，还也还不清，可他还是执著地要还。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悯。他希望我能够抬起头来，用美丽得让他消魂的眼睛再看他一眼。我的眼睛曾经是那么刚毅、光亮，笑起来勾魂。可我知道，现在这种景象没有了，因为刚毅、光亮、微笑只扎根于充满阳光的心灵。

那么，我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呢？我虽然没有照过镜子，不过我知道被泪水冲刷的眼睛一定是红肿的，被哀伤密布的眼神一定是凄苦的……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你为什么不上诉？”吕小刚急促地说，“你打死打伤的另外几个人也都是欺负你的陈老板的帮凶。”

“欠泪的还泪，欠债的还债，欠命的还命……”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只在嗓子眼里打滚。

“难道就没有一点改变判决的可能了？”吕小刚追问。

我痛苦地摇摇头，不想再涉及这个勾起我痛苦的话题，于是反问：“果果呢，乖吗？”

“很乖，认识不少字了，是外婆和我教他的，”吕小刚诚挚地说，“我以后一定会让他上省里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国外一流的大学，放心吧。”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多难，就像在剜他的心。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孩子是谁的。中国男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女人出轨”。

我是把孩子托付给我母亲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一如既往地照料他，关爱他，视如己出。我感受到了他拥抱果果时就像拥抱了一半的我的真情，感受到了他对我的爱很真、很深，即使我背叛他到今天，他还不恨我……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哭泣起来。我这才感觉到，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爱才是世界上最圣洁的爱，可是我居然

忽略了，没有好好地去呵护！

“谢谢你了。”我的声音很凄苦。我相信吕小刚的人品，果果有他照料一定会幸福的，这也意味着我该走了，因为我没有放心不下的事了。

我童年时有过短暂的不幸，失去父亲的那种思念、孤独、恐惧，都曾让我心碎和自闭。不过，我还算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心底善良的继父。那年我尚年幼，母亲过门后不久就想把我的姓给改了，可继父却说：“不必了，与一个不幸的生命去争最后一点骨血，太不仁义了。这不会影响我对她的爱的。”

一年后，我的弟弟林杰出世了，继父依然如故待我。我很感激，这种感激使我特别疼爱林杰。林杰顽皮、虎性，可对我却非常崇拜，崇拜得有些迷信。

一阵沉寂过后，我冲着地面说：“你现在好吗？没有受到牵连吧？”

“没有，”吕小刚缓缓地摇了摇头说，“上个月刚从外地记者站回来。我们的李副总编调到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了，把我一起带去，负责一个处。”

“30岁刚出头就当处长了，恭喜你了。如果能在40岁以前走完厅局长的台阶，当省部级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不由得抬起头，微微一笑，由衷地为他高兴，更多的也是自嘲。我也听说了，李副总编对他在我的案件调查中的表现是满意的，或许正是如此，也给他提升加了分。

吕小刚一怔，我知道他一定在想，面前的这对眼睛还是那双曾经让他魂牵梦萦的眼睛吗？我索性对着他微笑起来，让他看个够，看他还能不能找到从前的影子。

吕小刚迟疑了一会，稳稳地说：“我没想那么多，也没有那么高的期盼，只想踏踏实实地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路，规规矩矩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

“唉……”我叹了口气。我知道吕小刚不是故意的，可他确实确实刺疼了我，因为“踏实”是我们争论最多的词组，我曾经把“踏实”看作为“无能”的同义语。

“对不起。”吕小刚流露出了悔意。他从来没有用语言刺疼过我，从来就不想让我吃亏。

“我只劝你一件事情，”我诚恳地说，“请相信我的真诚……”

吕小刚没有搭话，仍然默默地看着我，等我继续说下去。

“你再去找一个，成个家吧。”

吕小刚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那是从强抑的情感缝隙中泄露出来的揪心的难过。他的眼睛终于湿润了，手微微颤抖。我的眼睛也再一次湿润了，一阵揪心的疼痛，无限的悔恨。

突然，我的心底迸发出一声呼喊：“如果还有来世，如果也能让我用摔瓦罐的办法按照碎片数量来决定缘分年岁的話，我一定会高高举起瓦罐，重重地摔下，以求得无数碎片！”

吕小刚微微地点了点头，说：“不瞒你，有了，黎琳。”

“嗯，是个好姑娘。我也有感觉，祝福你。”我的声音低沉，情感复杂。

“她和你不同……老天待我太无情，为什么要这样！”

“可她比我温柔，比我更爱你。”

我们默默无语地对视着，忽然，吕小刚的眼睛里喷出了怒火，愤愤地说：“你知道吗？张国平逃跑后，据说在国外被人做掉了，是死在一所公寓里的，勒死的……”

张国平就是那家东南银行的行长。我相信，如果现在让吕小刚遇到他的话，这个有点“窝囊”的男人一定会像狮子一样勇猛，一定会和张国平决斗。因为憎恨能让人勇敢，不顾一切——从狭隘的心境来说，张国平夺走了他举世无双的老婆；从宽阔的胸襟来说，张国平是搞乱社会的人间渣滓。

“哼，报应！”我冷笑一声，继而满腹狐疑地说，“他这么一个名人怎么跑得出去？怎么一到国外就被人做掉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天精心安排的……”

吕小刚没有接话。渐渐地，他的目光暗淡了，悲伤了，死死地盯着我，仿佛怎么看也看不够，就像在和我提前诀别。

我不由得一阵悲哀。我最担心的是，他会在心里看到那具躺在洁白的行刑床上蜡质似的没有呼吸的躯体。而那具躯体曾经是天地间难得的造化，曾经令他爱得死去活来，并曾经使他立誓要呵护一生的天使。

我不想让他痛苦，也不愿意折磨自己，我毅然站起身来，退出了探视区域。

牢房里异常阴冷，我哭干了眼泪，无法入睡，眼前竟浮现出一片金灿灿的绿草地，初夏夕阳的余晖点燃了它……

那是我大学时代校园里的一块草坪，血色的夕阳悬挂在远处的天边，马尼拉草浓密柔软，温暖的晚风带着刚被修剪后的青草发出的清香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扉。草地一侧的香樟树之间悬系着大幅银幕，银幕上淡入、淡出、摇摆、渐升、降拉，显示着学生们学习、生活的各个侧面。旁边的几棵香樟树间拉着红色的横幅——经济学院第十届硕士生毕业典礼。

典礼严肃的内容在下午就结束了，现在是冷餐会时间，毕业生们闹腾着就像卸掉了沉重枷锁的骡子，心情特别好。我们学校的硕士生毕业生比较抢手，大多找到了还算称心的工作。我作为以前毕业的校友代表被邀请，还拜会了有相助之恩的校长，也对师弟师妹们说了许多，鼓励他们永远不要放弃梦想，永远不要放弃斗志。

我觉得奇怪，在那些人群里，怎么就没有看见那张圆圆的、红彤彤的、永远带着欢笑而又善良的眼睛的面孔——黎琳。她可是和我走得很近的一个师妹啊。

除了我以外，历届毕业生也来了一些，其中自然少不了吕小刚。我和吕小刚照面时，他显得特别羞涩和激动；更让我奇怪的是，他这个平时不怎么讲究穿着的人，今天竟然穿着一身特别庄重的黑色长西装，绛红色的领带把洁白的衬衣领子鼓凸出来，彰显出圣洁。他与其说像一个参加毕业典礼的贵客，不如说更像一个将要举行婚礼的新郎。

我没有多想，更没有想到这和我有什么联系。本来嘛，穿什么衣服是人家的自由，而且，我被师弟师妹们簇拥着，问这说那，索要名片，也顾不上想其他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我不仅是师弟师妹们心中的英雄，而且和许多人也都相识。我当过一年学生会副主席兼文宣部部长，很有人缘。我还是学校射击队的领队兼主力队员，曾带领他们中的几个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还得了个亚军。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的是国际金融，硕士读的是国际政治。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很有才华，而且才气横溢，是地标性人物。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许多年来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大学不是因为老师杰出而闻名遐迩，而是因为一批学生出类拔萃而驰名天下。谁要是不信就试试，没有 650 分根本别想进经济学院这扇门。